

伽藍記序

後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  
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  
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  
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  
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  
教逾盛王侯資臣棄象馬如脫履庶士豪家捨資財  
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

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  
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  
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  
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  
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  
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達夫耕稼藝黍於雙闕  
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  
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  
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

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  
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  
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  
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門名東面有三門北頭  
第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  
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  
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清陽門

南面有四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因以開陽縣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陽門魏晉曰宣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

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義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嘗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帝造三層樓去地十丈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唯大夏門薨棟于雲

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達

洛陽伽藍記目錄

卷一

城內

永寧寺

建中寺

長秋寺

瑤光寺

景樂寺

昭儀尼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統寺

修梵寺

景林寺

建春門司農寺

卷二

城東

明懸尼寺

龍華寺

瓔珞寺

宗聖寺

崇真寺

魏昌尼寺

石橋南景興寺

建陽里太康寺

莊嚴寺

秦太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寧寺

卷三

城南

景明寺

大統寺

太上公二寺

報德寺

勸學里正覺寺

龍華寺

菩提寺

高陽王寺

崇虛寺

卷四

城西

冲覺寺

宜忠寺

王典御寺

白馬寺

光宝寺

法雲寺

準財里開善寺

追光寺

融覺寺

大覺寺

永明寺

卷五

城北

禪虛寺

疑玄寺

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真言

目錄

伽藍記卷一

後魏 楊銜之著 徐仁毓閱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闔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隣御史臺闔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石衛府府南有

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

凌里孕切 又如字

中有

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剝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甚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剝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鑲四道引剝向浮圖四角鑲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

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瓊綺䟽難得而言栝椿松栢扶踈拂檐翠竹香草布濩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

佛蘭言 卷一  
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  
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  
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  
青瓊赫麗華拱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  
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  
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  
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  
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  
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永昌河內人也繁學博通知

名海內太和

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

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  
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相瑩  
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  
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  
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其芳造  
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  
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  
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

佛圖詩 卷一  
三  
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景  
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飾  
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常中臨京師若  
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常與河南君  
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  
菩提達摩者波斯波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  
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  
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  
遍而此寺精麗遍闡浮所無也極佛界亦未有此口

唱南無或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  
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建  
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  
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  
千餘家馬有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  
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  
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  
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  
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

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三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  
之由君竟謂何如穆曰明公世誇英武志雄才傑出  
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於  
今日榮卽其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  
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  
當璧遂於晉陽令別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  
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  
洛約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  
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

宗怨望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郎徐紘曰爾朱榮  
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張戟指闕所謂窮  
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  
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敝以逸待勞破之必  
矣后然紘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 等領衆五千  
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  
雷陵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 等見長樂王往遂開  
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  
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

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  
年是爲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  
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  
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  
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  
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  
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  
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  
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

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  
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  
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  
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  
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  
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旣隱天下匪公  
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故以  
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  
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

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始欲無疑已有陳  
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  
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  
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  
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罪未脫  
公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  
眸擊節供來見吾共叙哀悴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  
阜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訴生素懷棄  
劍猜吾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

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闕外猶禦侮况吾與  
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比今莫如棄親卽讐義將焉  
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  
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  
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剋城邑絕非  
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  
有識之士咸爲慚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吾若天道  
助順誓茲奉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  
胡羯未殄嗚嗚狼噬薦食河北朱榮爲福於卿爲禍



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覆義利是圖富貴可保  
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  
北黃門郎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  
王來赴急難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  
宗正珍孫等爲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  
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  
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  
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餘出  
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

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渡  
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悉所將江淮  
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戒別顥與數十騎  
欲奔蕭衍至長社爲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  
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  
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  
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  
意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  
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

傳言 卷一  
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  
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  
入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  
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  
隆與妻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  
卽遣爾朱侯討伐爾朱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  
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  
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  
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

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  
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  
生死無恨發言兩淚哀不自勝群胡慟哭聲振京師  
帝聞之亦爲傷懷侍中朱元龍齋鐵券與世隆待之  
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  
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  
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  
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  
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

日即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  
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  
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  
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  
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原子恭黃門郎楊  
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子長廣  
王等龕子爲王改號曰建元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  
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頴川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子  
恭軍失利兆自雷陂陟渡擒莊帝於武乾殿帝初以

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出舟楫憑流而  
渡是日水淺不及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  
也銜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  
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將故能功濟宇宙  
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鳧鏡阻兵安忍賊  
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律田漆贊其逆  
心易稱天道禍盈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  
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  
擁之於幕鏃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

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輓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聞者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發

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禱下賊軍下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人入地柱火尋柱周年曾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闡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

間廊廡克溢堂北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王府武庫東至閭闔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有永康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義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塔然平初明帝幼冲諸王勸上太后拜義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嘗哭曰

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義等沒騰田宅元義誅曰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堂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春令卿因以爲名在南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卽是晉中朝時

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什迦在虛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而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閭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

涼風觀登之望遠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宜慈觀去地一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楠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從地踏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臺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

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杜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誚京師語曰汝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壻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制如初高麗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閭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

連接輕條拂戶花葢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  
遶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  
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  
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  
獻之弟詔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拊殿亭飛  
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板井植  
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賜食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  
建 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闈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

東陽門內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  
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闈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  
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闈官嫠婦胡馬鳴呵者莫  
非英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藉少有名譽  
見闈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史寺  
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  
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  
比堂前有酒樹麩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  
泉也銜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



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愿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有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覆高五尺又葉凡爲五重每重葉生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

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菴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令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卽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

憲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  
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錙流從無  
此也

修梵寺清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  
塹墻峻宇比屋連薨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  
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  
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  
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  
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刑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

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  
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里掘此地  
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  
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  
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  
檻炫日繡栢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  
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  
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



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日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一日王母桃也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sub>年</sub>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執曰魏明帝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

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什日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傍澗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以自然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依書言  
一

御藍記卷二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總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穀水周迴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檻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頽柱如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銜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暹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來遊中土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

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間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疑閒堂所與內講沙門打爲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蕭綜來降聞此鐘聲

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傳於世綜字世謏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旣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納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妹壽陽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

佛蘭言 卷二  
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之。遂縊死之矣。

嬰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地。董威輦所居處。里有嬰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禱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能行令惟。



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曰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核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十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旣得他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其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人。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

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卽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寺。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小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丘。

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卽中朝牛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也

魏昌尼寺闡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臨東石橋北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

見北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所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闡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確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襍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

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甄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甄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月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爲靈應寺所得之甄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民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與今日相侶又云自承

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日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

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安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輓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之。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開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號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也。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洗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驥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御道北。所謂暉文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秘書鄒道昭等四宅。並豐堂。掘起高門洞。開趙逸

云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墀。常有高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李宅是晉司空張華宅。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輓音專下同之俗世號

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典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輓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輓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輓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腹中不懷

愁懷輒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泗，譬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淄官徒，布在京邑，聞懷輒慕，勢或共恥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孔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苗莠，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簷宇清淨，美於景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青徑，迴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畱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招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七兵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爲豪侈。齋宇光服，玩精奇車馬出。

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嶽峯相屬深谿洞壑遷透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踈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予童者昔先民之重由朴由純然則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治輒以山水爲富不

以章甫爲責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真青松木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稱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心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日達心想進不爲身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簷前與危雲等並危與典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波踏蹬蹉跎泉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五尋百援十

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霧  
草。或傾或頽。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蓋金莖。散滿堦  
墀。然綺目之色。列鼻之馨。既其綠春。等茂復與白雪。  
齊青。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人鬼  
焉。職其中羽。徒分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  
白。鷗生於異縣。丹足出於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  
木以翱翔。不意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  
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不俗之所務。入有神怪之異  
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堯封之地。或

人多雲之處。嶺與梅岑。隨春之所。遠爲神仙所  
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務參次於山墜。子  
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鶴於松枝。欲方丈不是以妙  
詠。此處熊多奇。嗣宗問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  
能鑽地出一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道容儀。思  
山念水。命駕相隨。峰岑愛曲。值石陵歎。庭爲仁智之  
由。故能種此石山。森列兮。草木長有兮。風煙孤松。  
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畱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  
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  
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  
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  
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  
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  
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  
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濕如此三日  
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  
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此像

王入洛莊帝北徙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徙江淮子弟  
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  
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懼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  
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  
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  
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  
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遠行無門是禪位廣陵王  
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義  
秉權輔政多歸近習遂佯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

上洛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拔刀劒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往龍華寺至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之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群衆未寧橫流且

及皆浪顧鳴張岳立基址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忘勲德招聚輕佻左右王遂虐甚割心痛齊齒劒豈直金版告愆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苟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朔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踈遠豈宜仰冀天情俯垂民望唯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老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與主歷數允集歌詞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

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厥中雖休  
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歷  
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  
當師錫臣旣寡昧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忝乞  
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旣德應圖錄僉屬攸歸便  
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恭凡讓  
者三於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胥子才  
爲赦文叙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  
手剪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

謂左右將筆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旋以寡德運屨  
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應肆筵之科一依恒式廣陵  
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  
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  
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  
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  
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  
電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  
百官設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世隆問

其故季明日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忠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日下官旣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剪惟命議者咸歎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倅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宿侍中原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馬首南向倅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倅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倅龍文義各封

一千戶廣陵王曰倅龍文義於王有勲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爾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已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入朝輒專擅國權兇惡滋甚坐符臺省掾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面無所干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

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夾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靈景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

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第慎

冀州刺史慎第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北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卽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

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市也景仁住此  
以爲恥遂徙居孝義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  
人甚厚褰衣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  
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  
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  
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  
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  
給事中大夫王响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  
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玉

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  
濕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龜共穴人鳥同群短髮  
之君無扞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  
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  
祿以華言復闢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  
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龍滯母於後見逆人倫禽  
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滯於家不顧譏笑卿  
沐其遺風來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如瘦之爲醜  
我魏膺錄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

易俗之典與五常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宜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爲不遜。以至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於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遂憑

元慎卽口含水。噉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鱒羹。啜嚼蠓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猶修網魚。灑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拮捨

鷄頭蛙羹。蚌臠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唵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急急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衍用其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忌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秦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

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人。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魏來朝。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甜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

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阮藉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閒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諸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儀。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辭。夢孝昌年。廣陵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



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  
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  
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  
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  
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  
按令今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  
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  
騰周遊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植貨里里有太常民  
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  
乞命聲及四隣人謂胡兄弟相關而來觀之乃猪也  
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  
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  
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  
陵被廢死

伽藍記卷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監記卷三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踈對雷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元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

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仰激電傍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磴磴春蕪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闔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群信徒法侶

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雅潤朗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奏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

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脩賞勤專心勸誘青  
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  
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請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  
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  
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  
居徙鄴民訟殷繁前革後沿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  
領成山乃赦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  
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  
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復徵爲

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或自于十  
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  
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  
高顯略宅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  
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  
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以世人謂此地是蘇  
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以十二斤  
與之銜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

佛蓋記 卷三 三  
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

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黃姨所造，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並門俱鄰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觀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頽，猶高五丈餘，卽是漢光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窻，曰闔汝南王。

復造甄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夜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戌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卽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來問，從何而來，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

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

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周廻有園珍果出焉有梨如承光寺亦多果木奈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

立也。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大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懃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

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卽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何如茗飲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



曰沽酒老嫗甕注塊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鎬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晁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襍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宣陽門外四里至

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勤銘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映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岨西疆四驗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祥觀右列見丘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曠天地發輝燭音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

受命乃瞻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美洪模護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瀆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

黃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年芮 王郁久間河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可班那肱蕃正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者

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爲永橋寺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臾皆請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

獻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方俟醜奴所獲畱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育一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跟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內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遂在路却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軛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

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  
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洪字子涵博  
令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  
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有十二年常似醉臥無  
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  
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  
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  
字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  
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

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向家  
暢聞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  
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  
去游於京巷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  
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達路  
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  
里里內之人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  
木棺勿以桑木爲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  
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

棺桑木爲穰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者貨涵發此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傍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轆轤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鏡吹發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繁竹吹

笙絲管迭奏連霄盡日其竹林魚池俾於禁苑芳草如積玕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畱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恠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

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篳篥而歌  
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  
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  
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  
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高陽  
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  
神情卓異雖黃婉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  
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向就和  
受道時趙郡子李問子文曰苟生住何處子文對曰

僕仕在中甘里子曰何爲住城南城有四夷里館子  
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瀾  
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  
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  
有我無卿子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雖燕  
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住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  
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  
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

夫之遂立寺焉





伽藍記卷四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

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塔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民至於清晨美景騁望祖臺珍奇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壘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苑之游陳思慚雀臺之讌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

賁班劍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徙王國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謀計

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  
曰后懷孕十月今始九月可爾以不徽曰婦人生  
產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  
太子遣徽馳詔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  
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  
喜怒不盈於色兼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  
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  
色變帝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徽太師司  
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爾朱兆擒莊帝

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  
有舊恩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始聞爾朱兆募城  
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  
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  
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  
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  
自入其家採跡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徽

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撻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餘殃所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卽托夢增徽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其侯之笞田蚡秦王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闍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闍官伽藍皆爲尼寺惟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人寶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望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項皆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

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圖前奈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奈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識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以問以世事實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

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埋滅惟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洛堂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

填塞甃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  
衍菓菜葱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芙  
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傍京邑士子至於  
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  
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  
適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  
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陽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  
寺西隔墻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  
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  
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  
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死神  
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  
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  
之或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咒神驗闔浮所無也咒枯  
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  
賣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

仙遊記 卷四  
臨淮王戎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  
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耀首寶玉鳴腰負  
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或性愛山林  
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柳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  
後園僚案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  
竝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玄奧忘其褊恡焉是以入  
或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常爲五言有清  
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戎以蛟龍錦賜  
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

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爾朱兆  
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  
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南有皇女臺  
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尺餘景明中比丘道恒  
立靈仙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  
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採土  
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  
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  
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

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肆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肝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麾兵長

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卓著爲國展力三十餘年攻無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常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傍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振戎監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中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



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羲以甕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劫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爲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輜車爲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

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粧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其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至此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緹繡奴婢裳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銀緹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  
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云改  
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向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  
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  
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荝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侯慶有  
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爲金色遇急事  
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  
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色

焉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  
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多亡日像自有金色  
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觀  
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  
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溝水東南臨洛水北達  
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丘里皇  
宗所立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  
職珠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  
聞犬豕之食糞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

威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  
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  
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桃李夏綠竹柏冬  
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行造文柏堂  
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續爲繩妓女三  
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篴能爲團扇歌壘上  
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  
假爲貧嫗吹篴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  
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

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篴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  
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  
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疋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  
鑠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  
能雉頭狐掖畫茆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鎖玉鳳銜鈴金龍  
吐珮素奈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  
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瓊碗赤玉卮數十  
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

餘口甌槃盤合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緹紉綾絲綵葛越錢絹布等不可勝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歎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膽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時國家殷富庫

藏盈溢錢絹露於廊者不可校數及太后賜百官絹任意自取朝廷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蹶倒傷踝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投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間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臨四月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足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嶢嶢朱荷出地綠萍浮水飛梁跨樹閣高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

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略生而岐嶷  
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門侍郎  
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  
熙故又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周謀略弟兄  
四人並罹塗炭惟略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略名  
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瞻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  
者幾人略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鴛鴦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

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爲中山王食  
邑千戶儀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  
千人略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貢侈於務尚見  
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  
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  
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略曰臣  
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收錄存沒因卽悲泣  
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繡  
錦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此比略始濟淮明帝拜  
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  
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  
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蕃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  
兄弟偉如旣見義忘家捐生徇國永言忠烈何日忘  
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詣闕有志有節能始能  
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  
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爲盡  
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  
景式捨宅爲此寺

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  
容閒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  
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里  
比丘曇謨最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  
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  
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

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大乘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環捨宅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瓌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

以遣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輓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洛土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櫨竒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績紡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土風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

及魏亦未嘗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菩提拔陁至焉自云  
北行一月至勾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興國從孫興  
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  
大民戶殷富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從  
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  
至揚州歲餘隨揚州北丘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  
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  
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  
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

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  
四方浮海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寺西  
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  
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尤善玄言道  
家之業遂舍半宅安置僧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  
師大德超光暉藥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  
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有時奉朝請孟  
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  
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怕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



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俠紵像一軀相好端嚴  
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  
每夜行遶其座四面腳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  
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  
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  
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閭闔門城外七  
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  
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  
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芳征長沙王營軍於此

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語訛號爲張夫人橋朝  
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  
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陳騶所造令備夫一  
千歲恒修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藍記卷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關武湯歲終農隙  
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羽林馬僧相善觝角  
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  
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湯  
在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首菴在焉

疑玄寺關官濟州刺史賈燦所立也在廣門外一里  
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

初創居北里直母亾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  
房廡麗精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  
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  
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  
住其中迭相幾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  
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  
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  
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  
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闕閤華美

乃曰是誰第宅遇值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  
此婢雙聲春風曰婢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  
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與惠生向西  
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  
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聞訪正在  
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  
異種共數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  
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  
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煖

於餘處其國有文字况同魏風俗治政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鄯善城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末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糜城南十五里有

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像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殿國王親見禮拜像載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人戶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得陰愈後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從捍糜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于闐國

王頭著金冠，侶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五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石，昆盧旃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忽聞怒，卽往看。昆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

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當卽從命。昆盧旃旃鳴鐘聲告佛，卽遣羅喉羅變形爲佛，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喉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今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繒，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侶，文字與婆羅門。

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  
行六月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猛城三日不至  
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皆  
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咒殺商人盤陀王聞之  
捨子向烏婁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  
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卽位徙之  
葱嶺山去此池二十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  
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  
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峭隴坂對此則夷自發

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  
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  
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闕  
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  
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  
寒北風驅鴈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  
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氍  
毹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  
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嚙噠

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為一藏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氈流數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于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嘽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

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俱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嚙噠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



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漸出葱嶺土田饒腴民多貧因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鐵鎖爲橋懸虛爲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上氣和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洲原田膻膻等咸陽之上下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大風猶從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

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

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  
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愿生彼國宋雲  
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曬衣處  
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恚興大風雨佛僧伽  
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  
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縱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  
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  
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  
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初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

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  
曰龍王寺王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  
之履石之處若以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  
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  
植地生卽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陁羅寺佛  
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十軀王年  
常大會皆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  
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  
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

虎之處高山巖崿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煖山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屬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

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什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嬈媪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陁窟及門子供養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

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貼之隔小嶺有婆好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啾噠所

滅遂立牧勲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暴囚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揜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山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嶮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

經論道路雖險未敢告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損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見王是夷人謂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嗾噓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親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王雲等見

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素畫莫叅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日至卒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竒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

佛言 卷三  
葉侶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  
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  
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石寺  
石上有伽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丈三百  
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  
離浮圖道藥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  
此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  
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迦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  
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

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藥傳云童  
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此童子卽作  
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王始  
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藥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  
木始得齊等道藥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陞階  
砌楹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棖高三尺金盤  
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藥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  
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旣訖糞  
垢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

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  
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  
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  
法當滅、道藥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  
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  
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  
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  
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  
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

凡十萬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  
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  
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  
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  
中有閒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  
有昇道寺、栖禪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  
灑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旣郭外不在、  
亦詳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